

子长煎饼卷春秋

孙乐

在黄土高原中部,革命圣地延安北部,有一座以民族英雄谢子长命名的城市——子长市。这里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深谷高崖、千沟万壑,适宜荞麦等耐寒耐旱的农作物生长。子长煎饼,就是这里优质荞麦的升华美味。

春意正浓,在子长市的街头,从街头小铺到连锁门店,煎饼的生意非常红火。几卷煎饼,一碗凉汤入口,薄饼的细腻,裹挟着醋的微酸、蒜的微辣,带来一身清爽通透。子长煎饼,吃出了苍茫大地上的风月春秋,吃出了寒来暑往中的五味杂陈。

子长煎饼,一个沉淀600余年的小吃,于子长人,甚至陕北人而言,不仅仅是一张薄薄的饼,还承载着至繁至简的烟火气息,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印记,蕴藏着颇具传奇的精彩故事。

煎饼最早流行于北方地区,还被赋予了神话色彩。东晋王嘉所作的《拾遗记》中有“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的记载。当时,人们将煎饼当作是女娲补天之后剩下的东西,等到了明清两代,煎饼种类大大增加。

子长煎饼历史久远,在陕、甘、宁、晋一带颇负盛名。早在元末明初时即开始制作,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据传,子长煎饼原来是一种又厚又大的面饼,主要服务于军队的行军作战,到清代传入民间,成为民间群众的小吃或逃荒、躲匪的“干粮”。《子长县志》记载:“煎饼为瓦窑堡一带传统风味食品”“素为县人待客佳肴,逢年

过节,家家享用”。

“天下的堡,瓦窑堡。瓦窑堡自古就是边关要地,又兼地处晋陕蒙交通要冲,车马塞途,工商发达。城内街巷井然,窑房栉比。操场戏台,文庙书院,商铺旅店,酒楼饭馆,应有尽有,热闹非凡。中山门卖小吃茶饭的人很多,有时卖到晚上11点左右。赵曰仁的菜煎饼和史老毛、白侯娃弟兄的豆腐干煎饼等在当时都非常出名。”在瓦窑堡生活了93年的刘治汉回忆。

二

子长煎饼粗粮细作、荤素搭配,绿色健康。在子长,几乎家家都会做煎饼。做好一张煎饼,子长人颇有讲究。煎饼好不好,关键看取料。位于白于山区的子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熟透的荞麦颗粒饱满,淀粉含量高,是制作煎饼的首选材料。

制作时,先将荞麦去皮成糝子,在案板上将荞麦糝子揉搓,再用密筛子过滤,制成不稠不稀的糊糊。摊煎饼的鏊首选铸铁平鏊,火候要不大不小,火大了糊鏊,火小了既费时,又容易将煎饼刮破。摊煎饼时,用水制或铁制的小刮子,倒一小汤匙荞面糊糊,用小刮子转一圈,就是一张,边倒边刮。煎饼呈椭圆形,有小碗口大小,薄如蝉翼,银白透亮。一鏊可摊5张至6张煎饼,先中间,后四边,依次排开,煞像一朵盛开的梅花。轻轻揭下煎饼晾在高粱秆编制成的盖子上,待晾凉后,6张叠一层,便为一份。

时代在变,子长煎饼也在不断转变,从单一的豆腐干煎饼发展到现在的热豆腐煎饼、凉菜煎饼、炒菜煎饼、酥肉煎饼、猪头肉煎饼等十余种。小小煎饼可谓包罗万象,

一张煎饼卷万物。

煎饼要香,全凭好调料。用蒜泥、醋、韭花、辣椒油、西红柿酱、芝麻调制而成的蘸汁,放在碗里,浇上醋蒜汤,放少许油泼辣子,用煎饼蘸着咬一口,满口生津。

吃子长煎饼一定要喝凉汤。凉汤是用自然泉水加精盐、食醋、大蒜片和炒熟的芝麻等调制而成的,被人们戏称为“子长啤酒”。每逢三伏酷暑,炎热难忍之际,上街吃上几份煎饼,喝上几口凉汤,霎时浑身透凉清爽。

《可爱的子长》一书中有关于子长人酷爱吃煎饼、喝煎饼凉汤的叙述:煎饼如此入味诱人,所以,城内、城郊的所有煎饼摊点,不论春夏还是秋冬,也不论你做多做少,一天下来,总要卖个精光。当你到瓦窑堡做客时,主人总要把你请到煎饼摊点上,或从摊上买些煎饼回来,让你美餐一顿。凡是在外地工作的子长人一旦回到子长,首先把煎饼饱餐一顿,走时再尽量多带些,以便让家人也一同分享。

三

美食有千味,但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口乡愁味。乡愁就是味觉上的思念。对于子长人来说,脚步走得再远,只要闻到煎饼的香味,就闻到了家的味道。

子长人对煎饼的挚爱是毋庸置疑的。曾有人说,子长人早饭吃煎饼,午饭吃煎饼,晚饭吃煎饼,夜宵还吃煎饼;高兴吃煎饼,难过吃煎饼,恋爱吃煎饼,失恋还吃煎饼。一代代子长人被煎饼滋养着,养出了豪爽和仗义,养出了勇敢和担当。

600余年的岁月沉淀,子长煎饼已成

为陕西地标性美食。2009年,子长煎饼制作技艺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弘扬、传承、发展子长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子长特色小吃,子长市成立了小吃协会,在打造品牌、提升规模上谋求新思路新方法,组织制定了《延安特色小吃制作工艺规程·子长煎饼》,让子长煎饼有了统一的培训内容和制作工艺,先后举办了“游在延安 吃在子长”“子长小吃走进延安”等系列活动,在推广子长非遗美食的同时,更向外界展示了蕴含在一张张子长煎饼中的文化自信。

如今,煎饼已成为子长的一张靓丽名片,子长煎饼店更是遍地开花。“瓦窑堡老城厢里煎饼”等一批家喻户晓的门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西安永兴坊“排长队吃子长煎饼”成为店门口的一道风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据不完全统计,子长市现有煎饼、凉粉等小吃门店120多家,从业人员1000余人,实现年产值1.1亿余元,煎饼店遍布西安、南京、临汾、成都、长沙等地。

从记忆中的充饥“干粮”到今天的特色小吃,从路边摊到遍布全国的小吃店,正如一位喜欢吃煎饼的子长人所说:“今天,我们吃煎饼,不仅是对味蕾的满足,更多感受的是人间烟火气。煎饼承载着一代代子长人的深情,更诠释着子长人民那股历久弥新的拼搏精神。”



黄土风情



娇艳欲滴

任增胜 摄

触摸死亡

刘婧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也许,死神之于我们每个人都如影随形。在那看不见的角落里,在夜晚的窗棂边,在冬夜门缝灌入的冷风里,在月光下随行的影子里,在静静流淌的血液里……它就悄无声息地看着我们,敛声息语地陪着我们。直到有一天,或觉得这尘世太过薄凉,或觉得我们活着太过辛苦,或觉得我们已经享尽世间荣华,抑或觉得我们功德圆满了无挂碍,更或觉得我们罪已赎尽,它就会不动声色地带着我们上路。

千古艰难惟一死。当我们耗尽了属于自己的光阴,即便再留恋尘世,也无济于事。

二

第一次触摸死亡,是在高速公路上。几年前,收到家在安塞的同学的婚礼请柬。婚礼恰逢周末,准备前往见证同学幸福的我搭乘了一辆长途顺风车,让司机师傅将我放到能够下到安塞区的高速公路边上。

一个小时左右,我搭乘的那辆顺风车就到了安塞城周边。当司机师傅把车停靠在高速公路旁,指着不远处的公路边站着的那几位车人对我说:“你从他们站的那里翻过围栏往下走,就可以走到安塞城内。”师傅还叮嘱我:“我下午还从榆林回延,你四点左右再顺着原路上到高速路,在马路对面等我。”

顺着师傅指的路,我很顺利地来到了安塞城内。下午,同学的婚礼结束后,我按照师傅估计的时间,顺着那条小路,攀爬到高速路边,准备横穿公路。

抬眼望去,只见对面的公路边上,照例站着几个候车的人。

当我翻过路旁的隔离带,准备走到对面的人群中。我朝左边瞥了一眼,看到离自己老远老远的地方,有一辆车向前行驶。那距离,足足有我平日过马路时,与车辆之间相距的五倍之远。我依旧眼睛看着对面,漫不经心地向对面走去。可还没走几步,就听到对面有人朝我大喊:“看车!”当那人喊第一声的时候,没有听清楚的我看着对面的人,一边走着,一边朝他“啊?”了一声。直到那人又大喊一声,如梦初醒的我赶忙住脚。

在伴着喇叭声与轻微的刹车声的大型车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的同时,死神似乎也与我擦肩而过。

为此,我后怕了许久,许久。

试想,如果当天,对面公路边上站着的那几个人,未曾注意到我的出现而自顾自地聊天,如果当天朝我驶来的那辆车进行紧急制动而未能刹住,如果我还以平日市内过马路的速度优哉游哉地前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句轻描淡写的“谢谢”,又怎能报答那位自己已经记不清面容的好心人的救命之恩?

三

第二次触摸死亡,是在外婆的葬礼上。看着外婆蜡黄蜡黄的脸,拉着她已经冰冷冰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当惨白的岁数纸挂起来的时候,当外婆床上的铺盖全被卷起来拿到屋外的時候,当看到脸上盖着一张麻纸、穿着崭新寿衣的外婆被放到地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

凌晨四五点钟,独自一人坐在外婆的灵棚内,坐在外婆的灵柩前,盯着那冉冉跳动的火苗。夜,还是那么漆黑,那么寒冷,那么寂静。但我总感觉外婆好像只是在棺

木中睡去,天亮之后她还会醒来。还会把儿女们孝敬她的好吃的留给我,还会把她卖掉的那积攒如小山高的废纸片以及饮料桶而换来的几十元钱硬塞给我,说这是我帮她把装废品的车子拉向废品收购站之后卖掉废品而换来的钱。我也还会一大早打好豆浆给她送去,还会在夜幕时分穿过小巷中那崎岖不平的石板路,把节省下来的各种零食带给她……

灵堂中的我,就那样孤独地坐着,用回忆与外婆进行着温馨而又幸福的对话。总觉得只要等到天亮,总觉得天亮以后,外婆还会一如既往地再次醒来,昔日的一切甜蜜还会重演。

四

哲人说:“人是被抛到这世上来的。”我想,冥冥之中的那只无形而又有力的大手将一个个体抛于人世的时候,有没有感情用事?如果有,那么当这只大手的操纵者厌倦之时疲惫之刻,被抛到世上的那些生命是不是就成了凡夫俗子平民百姓?当这只大手的操纵者兴致勃勃热情高涨的时候,被抛到世上的一个个生命是不是就成了王侯将相达官显贵?但我们的生命都不过是从岁月长河中借来的一段流光。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权豪势要,无论是一介草民还是功高盖世,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几十载光阴一过,一切皆为虚无。

终有一天,会唤我回去。

死亡,是唯一的平等。

墓地,是永恒的归宿。

赴死的途中,我们都在排队。

五

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人的一生,其实最应该去两个地方看看:当一个孩童懵懂初开的时候,他应该去墓地看看,提前来到生命最后的安息地,预习

死亡,感受生命的短暂与仓促。从而奋发有为,在有限的日子里只争朝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无愧于这弹指一挥间的生命;当一个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他应该去产房看看,复习生命,回顾自己这抑或坎坷抑或平坦、抑或成功抑或失败的漫漫一生,体味生命的来也无奈走也无助。从而可以释然离去,了无遗憾。”

预习死亡,复习生命,只不过都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水声。”其实,人生一世,能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能够与这春、江、花、月、夜共情一次,能够走更多的“弯路”,能够体验到人生路上的峰回路转山高水长,从而拥有丰富的阅历,岂非生之幸事?

向死,而生!

“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金庸先生驾鹤西去,但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时时在我耳畔回响的同时,也诠释了人该怎样活着。

也许,把一辈子活成几辈子,而不要把一辈子活成一天,是人生最好的活法。

“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之后,一捧黄沙。”我们辛苦一生,不带走一草一木;我们操劳一世,不带走一砖一瓦。既然如此,那么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人生,无非就是个过程。

在死亡面前,我们既像一个急追黄蝶的孩童,不谙世事;又如一位抱病起登江上台的老者,看遍繁华。我们一边虔诚诚恐地感受着死亡温热的鼻息,一边不知所措地踉跄前行。但在这一步步回头的路上,能够见证岁月的沧海桑田世事变迁,能够体味生活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能够舔尝世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能够静观自然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这,也许就是来世间走一遭的本真意义;这,也许就是生命最大的收获!

诗歌天地

劳动之歌

幽谷雅州

劳动节是劳动者的节,
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快乐。
劳动如多彩的光是那么明媚,
劳动创造出千般快活。
劳动使机器在飞速地转动,
劳动使万物承载世界,
劳动为节唱着赞歌。
无论坚守在什么岗位,
无论岗位是多么平凡,
都是劳动创造新的生活。

劳动是事业的根本,
劳动才能获取新的生活。
劳动是人类永远的旋律,
劳动是勤劳者心灵之歌。

劳动者平凡而伟大,
平凡伟大才更显广博。
只有愉快地去学习和劳动,
人生才会享受到真正的快乐!

致敬劳动者

缘源圆

不要问我来自何方
也许,五湖四海
也不要问我情归何处
或许,只为服务人民
我们本来很渺小
渺小得有点不愿让人想起
然而,渺小的事物却光彩夺目
就像是沙砾中的一颗珍珠
不由自主让人眼前一亮

五月,是一个艳阳的季节
五一,一个纪念的日子
我们的青春奉献品格
就像是一股清香的气流
使每一份事业香味四溢

我们曾挥汗如雨
我们曾淡泊名利
我们曾爱岗敬业
我们曾艰苦奋斗
这一切,太值得,太有价值

我们不可能被人一一镌刻
我们也不可能被人一一羡慕
不要问我为何如此
也许,只为轻于鸿毛,重于泰山
不要问我归去何处
或许,化为——钉子汗水粉笔

劳动礼赞

胡巨勇

是犁耙水响的弹奏声
平仄这布谷婉转的啼唱
在诗情的田野上
把季节的心事拔节

是三尺讲台洗礼心灵的抒情声
呼应着粉笔激情的节拍
在一双双求知的瞳孔里
把园丁的情怀抬高

是流水线上青春绽放的吟哦
伴着汗水挥洒的旋律
在打卡钟的见证下
把时代火红的愿景拉长

这支歌厚重绵长
有着脚手架上高升的希望
有着炼钢炉里沸腾的梦想
韵律是阳光拂过心源的无私

这支歌高亢豪迈
穿透岁月无言的沧桑
用奉献填词 用勤劳谱曲
久久回荡的颂词
唱响五月的主题

楊家嶺



YangJialing 邮箱: yjwyfk@126.com